

南宋诗人、画家郑思肖作过一首《题画菊》诗：“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前两句是写菊花在秋天，不与开在春天的众花为伍；后两句是写菊花开老后，只会枝头慢慢枯萎，而不会像樱花那样有片片花瓣带着鲜艳的色原飘落。郑思肖原名郑之，宋亡后改名“思肖”，因为“肖”是繁体“趙”字的一部分，寓怀念宋朝之意。他的这首诗，一方面是写菊，另一方面也是写他的气节。他宁愿保持气节而死，也不愿像许多人那样，屈服于北方来的残暴元军。

菊花的落与不落

谈瀛洲

在较早的南宋史正志所撰的《史氏菊谱》的后序里，则记载了两个北宋有名的文人，关于菊花落与不落的一场争论：

王介甫《武夷诗》云：“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阳永叔见之，戏介甫曰：“秋花不落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介甫闻之，笑曰：“欧阳九不学之过也。岂不见《楚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

也就是说，王安石做的诗里有一句“残菊飘零满地金”，欧阳修看了嘲笑他说，菊花的花瓣不会飘落；作为一个诗人，他应该对生活作更仔细的观察才对。王安石听了就反驳欧阳修说，自己并没有错，而是欧阳修错了；欧阳修错在学问不够，没读过《楚辞》，因为屈原的《离骚》里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样的句子，证明菊花花瓣是会飘落的。

我这两年对菊花大感兴趣，种了不少，对菊花从盛开到凋谢乃至结籽的这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作了仔细的观察。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菊花的花并不是一朵花，而是许多小花聚集而成的“头状花序”。我们称之为“花瓣”的，其实是位于花序边缘的“舌状花”，是单性的雌性花；我们称为“花心”的，则是“管状花”，既有雌蕊又有雄蕊。花心在单瓣菊上很明显，在复瓣菊上常常看不见。

在过了盛开期之后，菊花开始凋萎，这时它的花瓣里的水分开始减少，耷拉下垂，花瓣里会透出一抹紫红色，白菊尤为明显。这就是郑思肖所说的“抱香死”的过程。此时“花瓣”仍部分保有原来的颜色，并不会飘落。因为如果这时就飘落的话，它就结不成籽了。成功受精的花，这时就会有种子在它的子房里慢慢成长成熟。大部分养菊的人在这个阶段，就会把残菊剪掉，因为菊花在这时已经不好看了，而且它们多半也不知道菊花会结籽，或者即便知道，结的籽对他们也没什么用，因为菊花用分株或扦插来繁殖很容易。所以，大部分人看不到菊花凋谢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菊花下垂的花头包括花梗完全变得枯黄，种子（如果有的话）已经成熟。这时育种者会把它们采集下来，放在白纸上捏碎了，在其中仔细寻找成熟的长条形的细小种子。如果不去采集它，枯黄的花头也会在寒风中被吹散，种子散落到地面上，这就是菊花最后的飘落了。但这时的菊花花瓣已完全枯黄，不可能出现王安石所说的“满地金”的情形了。这不管是在大菊和小菊，还是在复瓣菊和单瓣菊上，都是一样的。

史正志则试图和稀泥，在他的《后序》里写了这么一段话：“菊之开也，既黄白深浅之不同，而有落者，有不落者。盖花瓣结密者不落，盛开之后，浅黄者转白，而白色者渐转红，枯于枝上；花瓣疏者多落，盛开之后，渐觉离披，遇风雨撼之，则飘散满地矣。”一个写菊谱的人，对菊花想必有不少的研究，这么写是不应该的。

那么，屈原所说的“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怎么样呢？菊花确实有可以吃的品种，但那也必须在它盛开而且新鲜的时候吃。我就吃过用食用品种的菊花的新鲜花瓣所做的色拉。还有“菊花脑”，可以食用它幼嫩的茎叶。但菊花最终飘落时已完全枯黄，根本不可能吃了。史正志也写道，“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开，芳馨可爱耳。若夫衰谢而后落，岂复有可餐之味？”《楚辞》之过，乃在于此。

那么说屈原也是错了。那又怎样呢？即便是伟大诗人，也可能在一些小地方犯错，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王安石引用屈原来为自己辩解，反而是一种强辩。他嘲笑欧阳修“不学”，其实他在菊花凋落与否这个问题上的知识，只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知识。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版本，就是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里所载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故事。在这个版本里，故事主角之一从欧阳修换成了苏东坡：早先被贬湖州刺史的苏轼任满回京，去拜见宰相王安石，在书房等候时看见他在书桌上未完成的诗稿：“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觉得这是胡说，便补上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回书房后看见大怒，又想苏轼没有见过黄州菊花飘落的情景，就将他再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小官。苏轼在黄州到了秋天，目睹黄色菊花飘落满地的情景，才悟到王安石贬他到黄州的苦心。

杂货铺已经在城中街上流行了很多年了，起初我看不懂这种乱糟糟没有主题的小店，油画雕塑盘子杯子门锁照相本旧娃娃什么都有，怀疑这主人捡破烂出身。再看看店家的长相，一般是落拓不羁艺术家模样，从来不管进店的人在干嘛，只管自己抽抽烟斗，扮“思想者”，真不知道他怎么挣钱，还得付房租吧？怎么想的！

几年前到夏威夷住了十几天，夏威夷是世界著名度假天堂嘛，比起美国本土来，什么东西都卖得贵，就不买吧。与女友海伦一起逛街，发现很多小街上的杂货铺。有些店货物堆到满满地，一看就没有了挑选的欲望；有些店主一脸傲娇，好像断定我们是进去寻开心的；可有一家海伦常去的小店，女店主满脸皱纹七十岁的样子，长腿细腰身材极好，穿牛仔短裤戴丁零当啷夸张的首饰，忙进忙出行动飞快。她倒是挺和蔼，每问必答，能随口说出每一件物品的价格以及来源。海伦英语好，两个人聊上了。原来怪婆婆单身且已经有孙子了，这家店因为租期到，就要搬了，所以店里的东西都能折上折。

海伦是个蝴蝶迷，我是个猫痴，当即分头寻宝，一会儿工夫都在店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看中一对透明玻璃的猫咪胡椒瓶，怪婆婆说是德国产，前两年收的，说你喜欢的就拿去吧。又在墙上发现串珠子小包，夏威夷手工珠串饰品很有名，在五星级酒店卖品部，小坤包动辄上千美金。怪婆婆那几个包都是中古品，掸去灰尘卖相不错。我想着在上海偶尔需要穿旗袍参加活动，一直没有相配的小包，如果便宜就买了玩玩。怪婆婆二话不说把两样东西都包起来了，海伦帮我问价，我听后怔愣一下，回了个摆明不想买的低价，没想到怪婆婆竟然挥挥手答应了。

突然，怪婆婆看中海伦脖子上的中国珍珠项链了，她眼光毒知道是好货说要收，海伦不想卖，死活不肯开价，大家说说笑笑好久几笔生意就这样做成了，双方留下邮箱地址。我提议到门口拍照留念，海伦、我与怪婆婆依年龄排队，不约而同一起叉腰、曲腿、挺胸做玛丽莲·梦露状，这殷默契让三个女人笑到稀里哗啦。

杂货铺的春天

孔明珠

后来我们又两次造访怪婆婆，见她一会儿从内屋一会儿从汽车后备厢抬出一盒盒货物，说周末去集市摆摊，把东西都处理掉，然后携男朋友出门旅行，不再开店了。

回国后，海伦还常常收到怪婆婆推销产品的信件，显然她仍在操持旧业。而我那只珍珠手包一次也没有用过，旧贵族小包虽然很漂亮，但质地硬邦邦，老式金属夹一扣容量很小，手机大点还放不平整，拿在手上颇为做作，像我这种不爱吸睛的女人，只有在家望包兴叹。

再去洛杉矶探亲时，女儿听说我新添逛杂货铺的癖好，走哪都指杂货铺放我进去淘，找到一些戒指、小花瓶和小猫咪摆设把玩，自得其乐。与国内杂货铺多首饰、杯盘、国风、文创等不同，美国杂货店选品更特别，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旧照相簿，淘金用的工具，压门的石头，在马里布

山上老绅士古董店，居然看到从西藏带过来的藏传佛教器物，藏银和佛珠，店里弥漫着浓郁的藏香味。开好杂货铺必须懂艺术有文化，还得是性情中人。

当然杂货铺不一定是旧货店，与艺术展览也有不同的定位，最忌雷同。现在上海漂亮的小店渐多，去过一家欧洲古董盘子主题店喝咖啡，感觉到墙壁上有老灵魂陪着你。最美书店一再被刷新，设计令人惊艳，而里面多卖的是咖啡和本子、布袋子。在时髦街上，有年轻设计师创作的小众精品，他们爱各种形式的分享，图的是“懂得”两字。有时候我会被某个橱窗细节吸引推门进去，翻翻价格里人一咯噔，守店人抬头一瞥不想和你交流，眼神黯淡有非目标顾客闯入的感觉，就一点儿也不好玩了。

要不我来开一家杂货铺吧，先把夏威夷怪婆婆那一招复制过来，古董书古董小玩意欧洲精美饰品都有现成的，先布置起来，泡咖啡泡茶做点小菜我都没有问题。求价廉物美门面房，离家近。春天就开张！



不知细叶谁裁出 (中国画)

乐震文

写诗大概有五六年头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天开始写的，糊里糊涂地写着写着就写开了，一不小心成了“诗人”。我喜欢唐诗、宋词，但却不懂平仄，曾努力学过，终因缺少拼音基础而作罢；至于现代诗很少涉足，什么派别、哪些名家亦知道不多。我写的那些诗，可能也算不上“正宗”，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评估诗家是否正宗的机构。不过我觉得写诗就如同说话，每个人都会，无须评估，只要把你说的话概括、提炼、排列成长短的句子，愉悦自己就好了。

我的那些诗，多是将眼前打动我的景色、经历的那些事情、看到的风景，把它们给我的感受写出来，排排顺序而已。没有平仄，韵脚，自由体，该长便长，该短便短；有感而发，想说的话多便长，说的话少则短，无话则止。几年下来，竟也积累了几百首。

其实，诗、词还是有道道的，学问很深。旧体诗、格律诗讲平仄、对仗、押韵、用典等；新诗、现代诗具有激情、抒怀、韵律，虽为自由体亦有法度。从古到今，很多画家会写诗，比方说倪雲林、徐渭、八大、石涛、齐白石等等；诗人会画画，比如王摩诘画雪景，苏东坡画朱竹等等。古人讲究题款，最好的是自己写的诗，有时候某些画经过诗的评点，画面上的山水水就活了起来，从而品出了意境。我以为诗是提升画作境界的一种辅助，或许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句话的意义所在。

自由体、现代诗需要有自然画面的感受，静心的思索，思绪的放飞。高山碧浪，云雾烟霞历历眼前，终在句式体现。深刻铭记的哲思，生命的本质，在长短的文字中营造空间的肌理，流淌出灵魂。一抹青山，天空是广阔的；万里无云，大海是浩瀚的，诗是自由自在的情感抒怀，激昂表达。我忽然想到蒲公英，当它成熟时那一棵棵白色的小球，会被风吹成节奏，飘向远方。花絮飘散飞扬，而犹如诗心漫步天涯，闲云散月飘浮在诗句，心素脱俗雅得天韵，而画境亦在其中。

诗和画是相通的。看一片蓝天，我们会感受到它的色彩；听海的惊涛骇浪，我们会联想到白色的浪花。涧水于乱石嶙峋中流过，很有画面感，但是水的流动，又带给你很多想象。喜欢登临，于高处往下看，或翠山连绵，气象万千，或房舍鳞次栉比，有疏密、有节奏，它们是画亦是诗。花、荷无语，然雅、俗在于诗性；烟林清朗，画意必有诗情。诗言志，在诗中把理想、志向抒发。诗不求正宗与否，但要真情流露；诗传达了一种精神，将胸怀一并装入山河。

再老辣的江湖和手艺，吃了“不传”二字的愚和苦，不免终老、消逝。看着晶晶、亮亮忙活在作坊里，陈行国进进出出，目光里满是欣悦。但他的右手始终插在裤袋里，看上去别别扭扭。终于，多少次把布龙舞上天的陈行国慢慢把手掏出。右手只剩大拇指和手掌——那是最无望时，为生存奔波外乡打工，搅拌机无情吞下四个指头。他曾经吊着绷带想，这下完了，布龙将离我远去。但布龙，终究没有远去。

林林总的年味中，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打“白糖子”。

画人写诗

黄阿忠

不知细叶谁裁出

乐震文

了。史正志也写道，“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开，芳馨可爱耳。若夫衰谢而后落，岂复有可餐之味？”《楚辞》之过，乃在于此。

那么说屈原也是错了。那又怎样呢？即便是伟大诗人，也可能在一些小地方犯错，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王安石引用屈原来为自己辩解，反而是一种强辩。他嘲笑欧阳修“不学”，其实他在菊花凋落与否这个问题上的知识，只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知识。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版本，就是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里所载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故事。在这个版本里，故事主角之一从欧阳修换成了苏东坡：早先被贬湖州刺史的苏轼任满回京，去拜见宰相王安石，在书房等候时看见他在书桌上未完成的诗稿：“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觉得这是胡说，便补上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回书房后看见大怒，又想苏轼没有见过黄州菊花飘落的情景，就将他再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小官。苏轼在黄州到了秋天，目睹黄色菊花飘落满地的情景，才悟到王安石贬他到黄州的苦心。

当然，历史上的苏东坡被贬，是因为反对王安石提出、宋神宗积极推行的新法，但在《警世通言》里却变为是因为文字细故。黄州的菊花，其实和其他地方的菊花也没有什么不同，不会出现“吹落黄花满地金”的情形。

所以，菊花会不会飘落呢？会，但是不会在花瓣还有鲜艳色彩时飘落，而只会在已彻底枯黄后飘落。

陈行国十多岁跟在陈银康屁股后面舞稻草龙、小布龙，痴迷到不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布龙手艺一度式微的年代，他撑持起条宅布龙手工制作和舞龙技艺传承。现在61岁的陈行国，在2008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以“龙人”的名义。

如今，“龙人”的身份传承到了儿女这辈。除了编舞音乐用电脑剪辑，制龙设计用当代视觉、最新布艺，售龙借助网络渠道，儿女依然没有抛弃传统手艺。每年陈氏作坊制售七八十条布龙，不求跑量，但就算订货方远在美国，卖每一条龙，都要负责教会买家舞龙。大概，这才是陈行国眼里真正的龙“行”天下。不止作坊，村里建起龙舞排练、展陈的新房，有了布龙传承的大本营。不止七邻八村，儿

陈亮亮，90后。江南农村最土的平房里，他在竹榻椅上有如黏住，筒状的竹片在他手上神奇地弯曲盘绕。多少时辰后，变成一条布龙的一小段。

陈晶晶，85后。不像弟弟会做，却指手画脚，行使着形状、色彩、面料等方面的话语权。北大资源研修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她，底气足，眼光好。

浙江奉化尚田镇条宅村里，两位年轻人手里捌拗的，是一样古老得发须及肩的手艺，不仅赫然列于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册，更在青春的手中被接住，舞向天空。

2018年，陈亮亮带着他制作的“龙”，舞到韩国。九段身一条龙珠，十位条宅村小伙，十八般武艺百余套动作，把中国龙上房揭瓦飞天腾地的精神头，酷耍得满广场满街道，惊得“大邱多彩庆典”巡游的游客目瞪口呆，韩国记者拉住小伙子们，怎么都不相信这条龙“是布做的”。

尚田镇条宅村，被雷公山一围一挡，缺雨干旱。有宋时条宅书为《苕雪》，足见村人对雨的渴望。八百多年前，祭祀求雨，有了“龙”出没——当时能用来做龙身者只有稻草，之后几百年里它都被叫作“谷龙”。

日子丰裕后，求祭遂延之为农余的娱乐生活。舞布龙，三百多年前就已在这条宅村流行。1955年3月，文化部举办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汇演。奉化布龙获晋京资格后，请来京剧名宿盖叫天做行前艺术指导。盖叫天为固有套路加进些戏剧亮相和造型，龙舞霎时就灵动了起来。盖叫天体悟舞布龙的艰辛，离别前赠言：“一个好的龙头手，需要30年时间才能磨炼出来。”

那次北京之行，龙舞队中国记者拉住小伙子们，怎么都不

不老的“龙”和“龙人”

伍佰下

欢节”民间舞蹈比赛时，江南春耕大忙迫近，最终，这份荣耀却只得无奈放手的任务，被陈银康们用种田的茧手，手把手传递给中国青年艺术团……那次“接替”表演，获世界青年联欢节民间舞蹈比赛三等奖。在龙舞的家乡，布龙艺术蜿蜒流转。“陈氏神龙工艺”门匾下，有一个少言的身影。那是陈行国，亮亮的父亲，陈银康的儿子。

十日谈

正在消失的手艺 责编：杨晓晖

